

# 踏春宣州

□南京 卢卫宁

山一程水一程,岚光掩映的古村落次第迎送,风一缕云一缕,率性奔放的油菜花香气氤氲。宣州境内的乡下村道,蜿蜒在莽林溪谷田畈,静静地,用明黄淡紫粉红浅黛的色块铺叠出诗情画意,将人引入谢朓、李白、杜牧的笔下意境,若比照范宽、倪瓒的山水卷轴,色彩更是鲜活活泼。

面对如许秀色,好比嗅一壶农家特酿,未饮便几分微醺。谪仙李白晚年独爱皖南,在宣州作诗40余首,最脍炙人口的是哪篇?现在,我们且掠过李白的足迹往南,去往绩溪溪川古村,宣州另一处人文胜地。

唐代龙川地属歙州,李白也许没有来过。东晋咸康年间,歙州镇守官胡焱举家移居此风水清丽之地,而后数百年耕读传家,瓜瓞绵延,蔚郁成林。族人向周边开枝散叶,厚积薄发,明清及至近代,绩溪胡氏走出了胡宗宪、胡开文、胡雪岩以及胡适等等历史文化名人。底蕴深厚的仕宦后裔转型巨贾,徽商胡氏在长江流域都市中留下辛劳跋涉的履痕。

今日龙川村依然清溪潺潺,山

环水绕,明艳奔放的油菜花海,为黛瓦粉壁的古街古宅以及黝黑躯干的古树抹上温暖的暖色调。

村中水街小巷纵横,砖雕木雕石雕荟萃,国保文物胡氏宗祠、亦世牌坊、胡炳衡故居错落。坊下有老翁倚柱闲坐,见我们绕坊三匝久久仰望,便开口说故事——所谓“亦世”意为“累世”,这座“恩荣”级别的恢宏牌坊,是明嘉靖朝为表彰胡富、胡宗宪前后辈分的两位尚书而建,至今已立地460多年,它可是的真古董噢……“你们南京的?那该去看炳衡故居,他是江苏泰州的胡氏一脉的先人”。我们按其指点去寻访,却忘了问这位热心长者,“您老也是胡氏族

人?”  
龙川北60里有油菜花观景台,地称梅玗岭。在山路边张望,崖下千亩油菜花波澜奔涌,满目耀金,远方横亘一座笔架形青峰,海拔不止千米,它与周遭丘岭并不毗连,孤兀险峻。往崖下走,半坡处有旗幡招摇,上书大字“躺平”,幡下茅亭置躺椅数张,供人小憩。

注视那座个性鲜明的“笔架

山”,忽想起李白。无论如何,宣州抚慰了诗仙的失意,李白与宣州情深难舍。“……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披发弄扁舟”,他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这声长叹,有一点从此“躺平”意思?文人若不能兼济天下,转身寄兴自然便活得通透,柳暗花明的山水田园诗,润湿了中国文学的园囿。

脚下的油菜花汪洋恣肆,它们大约是中国乡村最皮实最朴质的花朵,在结出富含经济价值的籽儿之前,用一片灿烂的明黄烘托春光,令人心涌希望。物阜民康的皖南山多田少,地缘条件促使土人的视野越过家乡的油菜花,让农耕文明的老树斜出新桠,商业经济沿着宣州徽杭古道衍播东南各地。经纶世务或高蹈林泉,自古是文人内心的纠结,徽商们蹚出另一条务实进取的人生路,泽惠乡邦数百年。

浩浩中国文学史和经济史,各自在这方沃土留下生动具象的注脚。踏春宣州,我们浸润于缤纷浪漫又务实勤勉的乡土中国,触摸它的古老,感知它的可爱,流连于它历久弥新的靓丽颜值。

# 水乡剪影鬲泥忙

□宝应 王堃

我常常想起儿时北风呼啸的日子里父母撑船鬲河泥的情景,那是父母留在我心灵深处美好的剪影。

印象中,故乡的人们一律把鬲河泥说成鬲泥,或者鬲渣,是用一种叫“鬲子”的农具从河底打捞淤泥,然后再用应歇把泥戾入岸边田头事先挖好的草粪塘中,拌上猪脚粪、草木灰、鸡屎狗粪等加以沤泡发酵,最终成为基肥被泼洒在田里。

记不清有多少回我蹲在父亲身边,看他制作、调试或者修理鬲子。我一边看父亲干活,一边听他讲些种田的学问,长年累月竟学到了不少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两根粗细有别的竹篙、几片结实耐用的竹片,加上麻布、麻绳、铁圈等等,经父亲的大手仔细一摆弄,一副好看、实用的鬲子很快就成功了。

乡村的冬季,田里的农活虽说

没多少了,但一年到头闲不住的庄稼人却又在河湖港汊里忙碌起来,生产队每天排工的部分就有“鬲渣”这一项。于是,星罗棋布的水乡河道里,就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鬲泥船穿梭往来。那横七竖八的鬲篙上下左右晃动,鬲子下水的声音、河泥倒入船舱中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劳动的人们一时兴起,还会随口唱起几句民歌小调。

父母亲常说“农家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这里的“撑船”多指撑鬲泥船。寒风刺骨的冬天,到处滴水成冰。这时候,下河鬲泥,鬲篙刚从水下拔出,很快就通体结上了一层薄薄的冰冻,乡亲们叫它“鳗鱼篙子”,没有一把力气、没有一点技术,是很难干好这个活计的。

那时鬲河泥,每条船上一般有两个人,一人撑船,一人鬲渣。父亲和母亲就是常常这样配合着去苦工分的。只见父亲站在船中的

跳板上,使劲将鬲子伸向河底,两臂用力使鬲口张开并向前推,确保鬲子肚里“吃”满河泥,随后将鬲篙夹紧,屏住一口气把整个鬲子提出水面,奋力拎起、张口,将一鬲子河泥全部倒入船舱,再周而复始,继续刚才的一番操作,直到鬲满一船返回。而母亲所做的事也十分重要、吃力,她需要在父亲鬲泥时,努力使船固定下来。在父母眼里,一船河泥,就是年终集体的分红,是全家的衣食、我们的学费。

父亲鬲泥的本事在庄上是出了名的,逢上哪家需要鬲河泥翻盖茅草屋,便会上门来请父亲这位“大师傅”。父亲鬲渣,多时会鬲到鱼虾蟹鳖,这是缺食少吃的年头,农家改善伙食“打牙祭”的食材了。

后来,随着生活的改变,乡村鬲河泥的情景已销声匿迹。重回故乡,我常梦见我和父母亲一起撑船鬲泥。在岁月的河流中,我鬲起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

# 独孤信的印

□山东青岛 邢继红

早春二月,我来到千年古都西安,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是一座年轻的博物馆,建馆仅有四十年历史,却蕴藏着华夏民族千年的文明。从商周青铜器到历代陶俑,从汉唐金银器到唐墓壁画,精美绝伦,令人目不暇接。

正当我慢慢欣赏每一件珍品时,忽听旁边有人小声念道:“独孤信”。我心里一惊,心想:“难道是大司马独孤信吗?”我赶紧凑到展示柜前仔细观看,只见一枚外形精巧、做工细致,颜色漆黑但气质不凡的多面体印章静静地摆放在展台上,在光线的照射下正闪着黑亮的光。

展台上的印章果然是南北朝时期名将独孤信的私印。独孤信有“史上第一老丈人”之称,他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三个皇帝:

长女嫁给北周明帝,第七女嫁给隋文帝杨坚,第四女嫁给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父亲李昞。

源于此,独孤信在西魏和北周两朝都任重要职位,分管的事情较多,比如:给皇帝上书、官员之间传达公文、向下级发布命令,另外写家书都需要不同的印章,这么多印章携带及使用起来都很不方便,因此独孤信命人打造了一枚集多印于一体的印章,完美地解决了上述难题。

这枚印章由煤精石制成,边长2厘米,通高4.5厘米,宽4.35厘米,重75.7克,呈球体8棱26面,其中18个正方形印面上有14个印面镌刻印文,印文为公文用印(6面)、上书用印(4面)、书信用印(4面)三种用途,共计47字。

多年前,当我在一部纪录片中

第一次看到这枚印章时便被它深深地吸引。最惊艳的是它巧妙的设计和精美的做工,外形和尺寸与一枚普通的骰子相仿,刚好可以握于掌心之中,即有实用之功效又有把玩赏乐之趣。我常想象当年独孤信一边在工作时认真翻找相应的印面,再将其印在公文或书信上;一边在闲暇时倚卧于榻上,手里把玩着这方印章,让手指在球体上轻轻摩挲,感受它的顺滑细腻,观察它身上泛出的诱人光泽。那场景犹如与知心好友促膝长谈,有说不完的话一般。

没想到这一次不经意之旅,在西安、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内,我与它不期而遇,撞了个满怀。我拿起手机从印章的各个角度拍了一遍,还与印章自拍合了个影,将这美好的相逢瞬间记录了下来。

# 口琴春秋

□南京 李泳

那天整理抽屉,无意间发现我的青少年时代玩过的那只“国光”牌口琴已经被冷落很久了,以至于口琴身上竟生出一处处斑驳的绿锈。

如今像从前那样爱吹、能吹口琴的年轻人似乎已经不多见了。遥想当年,若是有谁能抓起口琴流畅地吹上一只流行的曲子那是非常令人艳羡的。犹记我读中学时,与我同桌的岳同学不仅会吹口琴,还会花样翻新地窝起右手掌,有节奏地击打口琴,谓之给口琴打“复音”。有时为了追求口琴更为理想的回音效果,他找来一只大号的搪瓷茶缸,罩着口琴的一排发声孔使劲吹,不曾想这个土办法居然产生了“立体声”的奇效!那时候的流行歌曲,他几乎都能用口琴把它们吹奏出来。什么《夜来香》《美酒加咖啡》《往事只能回味》等等,是彼时去到他家那间位于市中心、门窗关紧了之后又放下了厚厚窗帘的小屋里吹出的保留曲子。

口琴吹奏出来的美妙音符,宛如泉水一般亮丽清纯。我当年吹的最拿手的乐曲是就是《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和《大海啊,故乡》,大海那浩瀚、深情的意境仿佛全在我口琴的旋律之中。

我在跟岳同学学习吹口琴的同时,还跟他学习吹口哨,可折腾

# 植物中的维纳斯

□安徽合肥 袁则明

这几日,随着气温不断上升,户外的环境变得愈发宜人。阳光洒在身上,人的心情也随之愉悦起来。这样的气氛也让一些昆虫变得更加活跃,一些不速之客,如苍蝇开始在家里乱飞,有的就落在阳台的花草上。看着它们不断飞来飞去,我想到了捕蝇草。

有一年,我去美国游玩,在一家专卖蔬菜、水果的华人超市前见过这种奇特的花草。捕蝇草是靠捕捉昆虫为生的植物,它和其他植物一样,需要水、阳光和空气,但它又和食肉动物一样,还会捕食昆虫。

捕蝇草没有眼睛,不会说话,更不能移动,只能守株待兔,那么,为什么偏偏有一些昆虫要进入这个设计好的陷阱呢?因为它太美了。

捕蝇草有一个像贝壳的椭圆形物体,边缘还长了一圈有规则的刺毛,犹如女神维纳斯的睫毛,它的花开得艳而瑰丽,茎干呈现特有情调的橘红色或红紫色。除此之外,叶缘中的蜜腺能分泌出一种让昆虫垂涎的蜜汁。可以说,它身上的每一处都极具诱惑力,昆虫们面

了好些日子,却怎么也学不会。后来我发现这口哨大抵属于口技。它要让人气运丹田,让气在口腔里回流,从嘴里出来时才化成了声音。这时候吹口哨的人,整个躯体仿佛成了乐器。如果说口哨也跟口琴一样属于音乐的话,那么口哨应该就最具生命本色的音乐,我想。

记得那些日子,我每天对着镜子,双唇微微撮起,唇缝如同横切开的杏核儿,稳住心神运气,舌头在口腔里面轻轻地翘起,犹如乐器中的薄簧伸于唇缝之间,气流便从口腔两侧汇集到舌面上,经过牙齿的阻隔而收拢,再从舌尖出唇,虽然有声音吹出来,却不是音乐。于是,我重新开始再练,练了不少日子,终于学会了吹口哨。

那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当时正巧有一部很火的南斯拉夫电影《桥》在上映,影片里有一首特别经典的口哨曲名叫《啊,朋友再见》,我与在一起同窗数年的同学们正面临毕业,眼看大家即将分别,很快便会像水泻平地,各自东南西北流,此时此刻,当我用清脆嘹亮的口哨吹起这首略显伤感的《啊,朋友再见》时,忽然发现当时在场依依惜别的好几位女同学泪垂双睫,而班上的几位男同学,听着听着,眼圈也渐渐红了起来。

对这些美色香艳之物,自然偷偷前往,不顾生死,所以它又被称为“维纳斯的捕蝇陷阱”。

进入这个陷阱前,昆虫们可能也会小心翼翼,它们先落在长长的刺毛上,刺毛上的细胞很敏感,犹如开关,昆虫触碰到了刺毛就等于接通了电源,捕蝇草体内顿时产生了微弱的电流,这是通知所有细胞做好准备的信号。如果苍蝇进入“壳”内的适当位置,两片分开的“贝壳”叶片,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就会迅速闭合,昆虫被成功捕获。然后捕蝇草分泌消化液,将昆虫消化分解,等营养吸收完之后,“贝壳”再度打开,让雨水将残渣冲走。

“维纳斯”是美丽和爱的象征,但在捕蝇草身上,这个名字又有了另一种涵义,那就是“泡沫”。这不仅是对那些被欲望所牵引的动植物的警示,也是对人类的警示。当一个人被欲望所左右,他的思考已被蒙蔽,可能会走向歧途,最终,一切前景都将化为泡影。

捕蝇草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植物,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大自然中欲望与美的化身。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992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